

花非花

紫砂大师蒋蓉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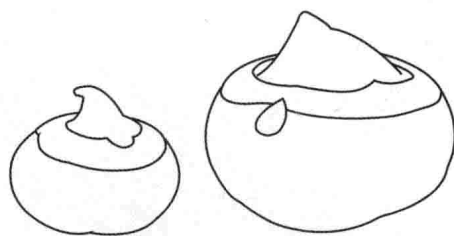
徐风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花非花

紫砂大师蒋蓉传

徐风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非花：紫砂大师蒋蓉传 / 徐风著.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79-0474-9

I. ①花… II. ①徐… III. ①蒋蓉 (1919~2008) —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4437号

花非花：紫砂大师蒋蓉传

徐风 著

责任编辑	眭菁菁
审 读	华逸龙
责任校对	朱 慧
封面设计	岳文婧
技术编辑	杨关麟

出版发行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制版	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4.25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0474-9
定价	128.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花非花



一位紫砂大师的百年沧桑

一部紫砂兴衰的世纪传奇



蒋蓉

蒋蓉(1919—2008),原名林凤,出生于陶都江苏省宜兴川埠乡潜洛六庄村四代陶艺之家,全家以做紫砂壶为生。11岁时,开始跟随父母做坯制壶,才华初露。1956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任命为紫砂成型技术辅导员,为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制作紫砂像真果品。1957年因创新突出,成绩优秀,被评为“紫砂七艺人”之一。1993年被国家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光荣称号。蒋蓉一生从事紫砂艺术七十余年,所创作的代表作品有:“荷花茶具”、“牡丹壶”、“枇杷壶”、“蟾蜍莲蓬壶”、“蛤蟆捕虫水盂”等。“荸荠壶”、“芒果壶”分别被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和香港茶具文物馆收藏。



目 录

蒋蓉传

陌上无桑	2
壶中女孩	8
沪上春秋	24
寂寞乡关	44
雾失霓虹	56
惨淡小城	64
春华无梦	76
天道酬壶	84
新荷初绽	93
花萼相辉	104
风生波起	116
情归何处	125

秋水无尘	137
烟笼寒水	152
霜天寥廓	160
又见彩虹	171
花甲丰年	180
白发姻缘	196
老树遒劲	206
静水流云	220
名山琼枝	228
心路无疆	235

蒋蓉年表	239
新版后记	249



目 录

蒋蓉传

陌上无桑	2
壶中女孩	8
沪上春秋	24
寂寞乡关	44
雾失霓虹	56
惨淡小城	64
春华无梦	76
天道酬壶	84
新荷初绽	93
花萼相辉	104
风生波起	116
情归何处	125

秋水无尘	137
烟笼寒水	152
霜天寥廓	160
又见彩虹	171
花甲丰年	180
白发姻缘	196
老树遒劲	206
静水流云	220
名山琼枝	228
心路无疆	235

蒋蓉年表	239
新版后记	249

陌上无桑

一个人的出生，其实就像种子发芽一样偶然。比如某一天，暴风把一颗种子吹落到了崇山峻岭某一处岩石的缝隙，它落地的时候甚至还来不及作出任何一种姿态。然后在一个丽日高天的某时某刻它悄悄地发芽了，五十年吞云饮雾，一百年栉风沐雨，它长成了一棵虬曲苍劲的大树。又过一百年，别的树都死了，它还活着，于是被称为奇树，有人给它写诗，有人在它身旁留影。它被说成是稀有珍贵的植物，普天下的人把它当作雄奇坚贞、伟岸永恒的象征。而它的另一个伙伴则飘落在一个普通的乡村院落，在板结的土地里慢吞吞地没名没分地生长，没有人注意它的款型仪态，它长得刚有些结实，就被用来当作一根拴牲口的桩子；二十年刚过，主人就把它砍下来做了羊圈里的柱子，再过了二十年，它离开了那些热热闹闹的羊头羊崽，被当成柴禾塞进了灶膛。最后，变成了灰烬的它飞向天空大地的姿态和它的前世今生是何等的相似。

既然人和种子一样没法选择出生的土地，没法选择家庭、环境、教育、爱，以及像万物得到恩养所必需的条件，那么，1919年农历十月初十的黄昏，在江苏省宜兴县潜洛村一间简陋的农舍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时所发出的清脆的哭声，并没有引起这户农舍以外人们的重视。秋风细雨正在荡涤着这个日见萧瑟的乡村，没有报纸、通讯；没有人谈论国是，但乡村的小茶馆里依然贴着“莫谈国是”；虽然这一年的京城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新文化运动，就连小小的宜兴县城，也有学生和商人联合出击，举行罢课罢市、抵制日货活动，但步履蹒跚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还不可能抵达像潜洛这样偏安一隅的乡村。寂寞的田野在零星的狗吠下显得更加寂静，村西边烧制陶坯的窑头还在喷吐着滚滚的浓烟。夜幕降临的时候，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带着刚做父亲的忐忑和欣喜，大步

流星地穿过几条田埂，去向他的父母和亲戚们报告。当他返家的时候则已带回，了父亲大人刚给女婴起的名字——林凤。这是蒋氏家族的长孙女，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所有的人都希望她是个男孩。所以，鞭炮和酒席以及染红的鸡蛋被理所当然地省略掉了。尽管如此，女婴的父亲蒋宏泉第一次笨拙地抱起他的女儿的时候还是非常激动。窑场的陶器在满世界叮当作响，器皿清脆的交响越过村庄，在广袤的田野的上空弥漫，开窑的人们在尽情吆喝。在蒋宏泉听来，这些原本美妙的声音都没有孩子的啼哭声好听。

蒋家是紫砂世家，按理在这凋敝的乡村，有手艺的人是受人尊敬的。但紫砂艺人又区别于那些泥瓦木匠，他们的一手绝活常常换不到饭吃，紫砂壶和阳羨茶一样，都是有钱人的消遣。而一个有钱人周围就有一千个穷人。鲁迅说，焦大不爱林妹妹，饥区的灾民不会去欣赏兰花。捏泥巴的紫砂艺人甚至连农民还不如，因为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活路全在十个手指头上。因此，家里添了一张嘴吃饭的蒋宏泉只能把生活的指望完全寄托在村西那座日夜喷吐火舌的老龙窑上了。窑场即生死之场。他疲惫的身影在落日下被无限地拉长。一种两头尖尖翘起来的小木船会不定期地停泊在村头的小桥旁，船主会用大米、盐巴和针头线脑换下他捏制的那些活灵活现的陶马、牛、老虎，当然，更多的是紫砂壶。小木船来的时候蒋宏泉满心喜欢，小木船走了，他又有些惆怅，仿佛他的精气神被带走了，他创造的无从言说的欢乐也被带走了。他郁郁地扛着半袋大米回家，还有一个小铃铛，那是他以仅有的能力给女儿林凤的一个小小惊喜。

1919年的潜洛村遥远而且模糊。近九十年前的那座神秘乡村在1983年出版的《宜兴地名录》里仅仅占了一行小字：“范蠡开凿蠡河，与西施在此息落，故称前雒，后讹传潜洛。原潜洛有七个庄，后并为一村。”从字面上理解，这里曾经是越国大夫范蠡和旷世美女西施的栖息之地。不难理解，我们的古人总



是创造一些半神半仙的美丽故事来作为自己的精神背景。地理意义上的潜洛村离陶瓷产区丁蜀镇不远，离宜兴县城则二十公里。与毗邻的上袁村一样，潜洛村也是紫砂的发源地。这里属于阳羨地域，水土丰厚，四季分明，一方水土养育了无数人杰。

紫砂起于北宋，盛于明清，由于质地独特、壶式古朴风雅，得幽远之趣，不媚不俗，与文人的气质十分相投，天下士人墨客莫不宝爱。宋人梅尧臣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辛弃疾则抚壶吟咏：“一水试泉痕。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到了明清时期，紫砂名家辈出，壶则扶摇直上，无论宫廷黎民，爱者日隆而冠绝一时。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陈曼生、黄玉麟……潜洛人提起这些紫砂高手，说起他们的传奇故事，照例会自豪地浮起一个乡亲式憨笑。但晚清之后，国运式微，紫砂大不景气。村上的紫砂艺人越做越穷，家小都不能养活。村东村西的土坡上有两座龙窑。在滚滚的浓烟里潜洛村渐渐变得不再妩媚，夜半里火龙腾飞的景象已经让人们司空见惯，村北则有一大片野狗出没的坟场，这里安眠着潜洛村的列代先民。小林凤从记事起就知道，村里经常饿死人，铅灰的天际下黄土垒起的新坟以及纷飞的纸钱是最常见的情景。小林凤的世界里则满是黏黏的陶土，家家在晒坯、户户在抻陶。她的摇篮曲是父母亲打坯时发出的均匀声响。铿锵，让一个幼小的心灵在陶坯的撞击声中飞扬。三岁的时候她就喜欢向着窑场奔跑，泥与焰交织的窑场图景里总是有一双好奇的童稚的眼睛在闪闪发亮。飞翔，是头顶数不清的蜻蜓，还有比蜻蜓多一万倍的幻想。有一天她看到年迈的祖父带着她的父亲和两个伯父、叔父在窑头上举行着庄严的祭典，一个罕见的猪头，一条眼睛还在眨巴的鲤鱼，还有几样她从未见过的干鲜果品，在袅袅上升的青烟里若隐若现。祖父深深地跪下去念念有词的神态使她感到好奇。后来父亲告诉她，被供奉的是一位名叫范蠡的古人，他在帮助越国吞吴之后就带着一位美女西施悄悄

来到这里，制陶浣纱，成为陶业的祖师，后人称他为陶朱公。从此，小林凤对，龙窑，对冥冥之中的陶朱公就怀有一种莫名的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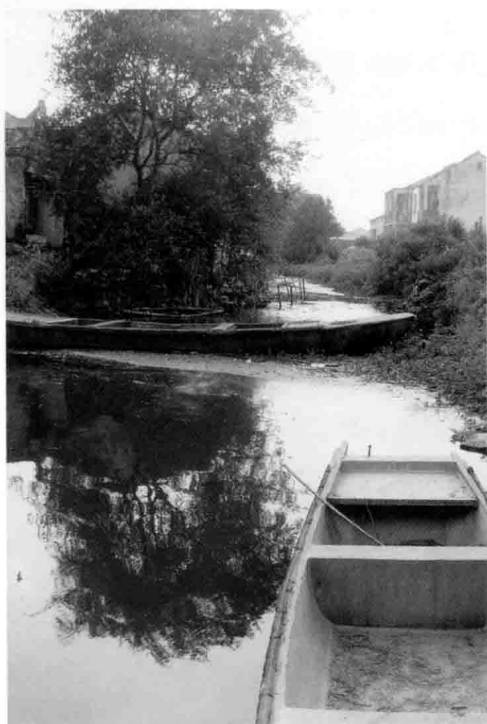
1925年秋天，小林凤已经六岁。在祖父蒋祥元的坚持下她得以进入村上的潜洛小学读书。祖父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铜钱交给校长时的虔敬表情让她刻骨铭心。上课的时候林凤发现祖父趴在教室的窗口，老顽童一样不肯离去。蒋祥元一生抟陶，是个不识字的乡村紫砂艺人，他多么希望蒋家能出个把秀才。为了长孙女，就是卖血他也情愿。他要求孙女林凤每日习字，写《九成宫》和《玄妙塔》，他确信一个大器之才必然从小练就一身童子功夫。然而，这个四代捏泥的紫砂世家要出一个读书人的意愿在两年后却无奈破灭了。有一天林凤放学回家，父母正在吵架，吃晚饭的时候父亲低沉地告诉她：不要再去上学了，明天起就留在家中帮母亲做饭洗衣——正经历着第四次怀孕的母亲周秀宝已经给小林凤添了两个弟妹，她多么希望丈夫答应让大女儿继续上学，而已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蒋宏泉还是在妻子的唠叨声中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这个家庭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以他有限的人生阅历，他也实在看不出小林凤多读几年书对他们这个陶艺人家会有什么用场。

偷偷哭了几场的小林凤找到了她最后的援兵。但祖父已经病重，他口袋里最后的一点积蓄也许都扔进枕头边那只黑乎乎的中药罐里了。床前的蜡烛即将燃尽，小林凤无望地离去时听到了祖父以仅有的力气发出的一声沉重的叹息。

书包被母亲悄悄藏起来了，为的是让女儿不要太伤心。她并不知道，八岁的小林凤在河埠上洗衣服的时候，不远处的小学校里琅琅的读书声从河面上传过来，她不知不觉就听得泪流满面。有一天，学校的林先生在村头见到她，大声说：“蒋林凤啊，你为什么不上学了？”小林凤低低地说：“我家里穷，妈妈又生了小弟弟……”林先生叹息着说道：“今后你有空就来旁听吧，不收你的学费。”



潜洛村乡场一角



潜洛村前的小河



潜洛村蒋家老屋残壁

她回到家，鼓足勇气把先生的话对父亲讲了。父亲无奈地两手一摊，说：丫头啊，家里买油盐的钱都快没有了，哪来给你买纸买笔的钱呢？你帮妈妈多做点家务，妈妈就可以腾出手来多做一点窑货。

母亲周秀宝也是民间陶艺高手。她最拿手的活儿，是做那种仿各种动物的紫砂水盂以及假山景致。水盂一天可以做好几个，一个可卖五分钱。

从此小林凤再也不提读书的事。但辍学这件事给她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小学校上课的钟声和读书声，如针锥一般刺痛着她幼小的心灵。迫于生存艰窘的父母没有精力去观察女儿身上的变化。没有人知道她内心那些和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她的没头没脑的幻想，就像一棵树，在它拔节的时候被狠狠地砍了一刀，但它总是要长大。常人眼里的小林凤总是风风火火，像一枚被抽急了陀螺，每天穿梭于河埠、作坊、窑场、菜园之间。每当开窑的时刻她陪着父母一起紧张，在心里默念着阿弥陀佛，伴随着窑汉子们高亢的号子，一件件历经千度窑火洗礼的陶器出窑了，一阵欣喜伴随着一阵叹息。当父亲小心翼翼地抚摩着他的那一堆烧得黑黝黝的陶器时，她的心就被拎了起来。谢天谢地，父亲难得地笑了，如果这一窑是“黄货”，那全家就没有活路了。

壶中女孩

一个人如果不了解一颗种子在田野上经历的冬夏春秋，他就无法领略田野里无处不在的那种神秘、美和创造的力量，也不可能理解那种只有在田野上才能产生的感恩和喜悦。

其实，对于蒋林凤的童年来说，田野和窑场不啻是广阔意义上的课堂。她不可能去村上的小学校读书了，但她每天可以在父母的作坊里感受砂泥成型的种种奇妙的乐趣；她可以在田野上感受阳光的清香，泥土的清香，草木庄稼的清香；她可以在烈焰交织的龙窑上感受泥坯变成五光十色的陶器时那种涅槃般升腾的情景。她并不知道，这一切对她以后的一生有多么重要。

这一年林凤十一岁，她长成一个秀气的小姑娘了。

到处在打仗。奉军和苏军都开进了宜兴城，与驻守在长兴的孙传芳部相持不下。战火一起，黎民遭殃。庄稼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富人家尚能吃饱肚子，穷人脸上的菜色却在一点点加重。有一种等待是焦心而漫长的。收陶器的小木船总是不来，家里已经没有米了。母亲去隔壁伯父家借米，已经借过两次了。伯父蒋宏高虽然也是靠做陶艺吃饭，但他人活络，手艺好，朋友多，在丁蜀镇一带的陶艺圈子里有一定的名气。他还经常去上海，一去就是几个月，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伯父家的日子要好过些。父亲蒋宏泉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决定挑着货担沿村走卖，他相信自己的陶艺作品会遇到众多的知音。在林凤的记忆里，那一天过得真慢，一直到黄昏时刻父亲还没有回来，没有米的铁锅还是冷冰冰的。月亮升起来了，一家人才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自远而近。小林凤听出父亲的脚步声不似往常那么铿锵而显得有些疲惫，她就知道



1. 松鼠葡萄水注

1936年

林风的处女作是一只“松鼠葡萄水注”，小松鼠稚态可掬，林风给它安的眼睛有点像小弟弟淦庭，调皮而稚气。葡萄则是林风最爱吃的，她得意地告诉母亲，她做葡萄的时候，嘴里是酸甜酸甜的。



16岁时拍摄于宜兴县城

父亲今天出师不利。果然，父亲的那一担命宝般的陶器，只换回一斤白米。伤感的蒋宏泉告诉妻儿们，并不是他的陶艺没有人欣赏，而是大家都太穷了，饭都吃不饱，谁还有心思玩陶器呢。

几十年后蒋林凤还记得那天晚上母亲用父亲换回的一斤米熬成的粥特别的稀薄。她只分得浅浅的一碗，蹲在灶窝里几口就喝完了。父亲的长吁短叹在寂寥的秋夜里显得格外伤感。潜洛村的陶艺人家正以前所未有的窘迫和潦倒支撑着难以为继的日子。一天下午，久违的小木船突然出现在村口的小河浜里。鸡鸣狗吠，闭塞的潜洛村顿时热闹起来。这一次船主并没有带来大家盼望的日常用品，舱门打开，挤得满满一船的竟是乌黑的大枣。蒋宏泉的那些卖不掉的紫砂陶艺作品终于在这里有了市场，精明的船主用廉价吃进的乌枣换下了他制作的古色古香的紫砂壶和模样毕肖的紫砂动物，以及他妻子制作的那些文雅儒秀、镌刻精细的水盂笔筒。小小的船头上，拙于计算的蒋宏泉和历练江湖的船主正在进行着一场难以公平的交易，林凤和弟妹们则陶醉在乌枣的香甜里，虽然没有白米，但甜脆的乌枣让他们暂时忘记了饥饿。林凤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和弟弟妹妹不知吃了多少乌枣，肚子都吃胀了。”在她有限的生命记忆里，似乎吃什么都是有限的，唯有这乌枣。她突然感到能够换取乌枣的紫砂壶是那么珍贵，陶艺与乌枣的瞬间替换让她不由自主地扑向那长长的苦日子里突然泛起的一点点甜。第二天一大早，林凤走进父母的作坊，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说：“我也要做坏了！我要用紫砂壶换更多的乌枣。”

那个平常的早晨并没有因为女儿的一个意外请求而让双手沾满紫砂泥的父母感到欣喜。蒋宏泉一直自诩是个“末代艺人”，他不像其兄宏高那样活络、善于奔走。他整天足不出户，没有社交圈子，也没有捧场的客户。长期的闭塞与潦倒让他实在看不到祖传紫砂工艺的出路。这一抔土，这一份苦差，还有传下去的必要吗？更何况林凤是个女孩，自古艺不授女，他不想再让女儿受一份